

所隱匿稅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前二項之罰鍰，由法院以裁定宣示之。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條例，另以法律定之。

之。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及區域，以命令定之。

吾國最近外交方針

紀 曜

九月二十三日汪主席在法官訓練所講演「最近外交方針」，就三方面分析敘述：第一，對於國聯及九國公約；第二，對於英、美、法、蘇；第三，對於德、意、自八一二抗戰以來之外交大勢，盡包括於此演詞之中，政府既採之外交方針及目前對外之認識，亦指示無遺，茲轉錄講詞全文於后，以饗讀者：

關於外交方針，大概可以分成三方面來說：

第一、對於國聯與九國公約

國聯與九國公約是國際和平的機構，凡是擁護國際和平的人，都應該擁護。至於國聯與九國公約是不是能有權威，那就要看各會員國之能否及願意履行會員國所應該履行的義務。以最近而論，我們已經在國聯大會提

出請援用盟約第十七條，我們知道自從九一八以來，我們屢次都想援用盟約第十七條，但是事前接洽的結果，都被其他國家所勸止，去年八一二以後，中國已經展開全面抗戰，我們在九月十二之國聯大會上，原想提出援用盟約第十七條，當時也為各會員國所勸止。以邀請美國在比京開九國公約會議為塞責。到了今年我們最高當局，感覺到再也不能不做這樣請求，所以已經命令我們代表正式提出，直到現在，國聯是否答應援用盟約第十七條，還沒有知道（按已通過）。但是我們所要注意的是，援用盟約第十七條，不過是要實行盟約第十六條。為什麼呢？因為依據盟約第十七條要請日本到會，如果日本不來或者來而不接受解決方法，那就要實行盟約第十六條，即所謂

經濟制裁。國聯各會員國對於實行盟約第十六條，有沒有決心？就現在所知，是沒有！第一為國聯柱石的英、法，曾經對我們代表明白表示不願意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其理由是對於歐洲還有種種顧慮。第二是各小國尤其不願制裁，他的理由是小國不願意得罪大國，從前為對意制裁，開罪意國，弄到後來制裁無效，徒然與意國結了許多惡感。這是各小國所最害怕的。因此他們都一致的對我們代表說明，不願實行經濟制裁。那末就算我們援用第十七條，第十六條的效果還是毫無把握。這樣不是使人很灰心嗎？但是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對於國聯，尤其對國聯各會員國，只可加以督促，加以責備，例如督促他實行應盡之義務，責備他如果不履行應盡之義務，就不能保國際和平，結果連本身生存與安全也不能保，這種督促與責備論調，我們應該用的。尤其是我們民間更應該儘量運用。但果如是再進一步，來說些厭棄國聯不要國聯的話，通就毫無補益。為什麼呢？我們所屬望於國聯的，固然是拿出制裁力

114374
量來，因為拿出制裁力量來，保障和平，才生效力，但是國聯除了制裁力量外，還有一種力量，就是宣傳力量。利用國聯這個機關，來作國際宣傳喚起世界對我的同情，暴揚敵人罪惡，也是很有用的。這種宣傳作用，宣傳力量，我們應該隨時充分利用。我們不可因為制裁力量失了希望，就連對這種宣傳力量也不加以愛惜。固然對於這種力量，我們不可估計得太高，但也不要估計太低了。

第二、對於英、美、法、蘇：

英、美、法、蘇對中國是有共同利害的，其最大的理由，就是英、美、法、蘇都不願日本獨霸東亞。這種共同利害關係，兄弟曾經屢次在公開演講中說明，今天不打算再說。今天所要說的，就是英、美、法、蘇除了和中國有共同利害之外，同時他們各自還有各自的本身利害，並且，他們各自本身利害之間，常常有許多衝突，不能調和，因此不能為共同利害着想，而出於共同行動。這是很可抱憾的。但是，我們對於這種現狀只可想盡方法來督促他責備他，而不能表

示失望。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這種各自的本身利害，在現在及將來的趨勢上，不是沒有調和的可能。拿英、法來說，固然他們一開口就是顧慮歐洲大局，又如美國，一開口就說鑒於歐洲大戰的覆轍，不願意再捲入歐洲或其他國家的戰爭漩渦。又如蘇聯，一開口就說顧慮歐洲，不能用全力對付遠東，但是這種顧慮都不是沒有法來解除的。我們如果看清楚中日戰爭的前途，是要由國際援助才能使中國得到最後勝利的大保障，那末，我們就要認清楚這些路線，努力去做，積極去做，不可徘徊猶疑。尤其不必失望。不過有一點是最重要的，戰爭是要講時間的，援助是要講分量的，所以我們有一個鐵一般的原則，就是我們只應該想到這種希望，而不應該把這種希望作為我們作戰計劃的一種根據，因為這種希望的時間和分量，都還沒有確定，如果拿來做作戰計劃的根據，那就有莫大的危險。我們說到這裏，真是不勝感慨。各位只要把七七與八一三以前及其發生後二三月之間所謂文化界的輿論檢查一

下，不能不說有許多對外外交估計得太高，對國際間的援助估計得太高了，這是危險的。尤其對於蘇聯，我們必須知道蘇聯對我們並沒有說過謊話，在去年中，蘇不侵犯條約訂立的時候，我們的外交當局本來想再進一步來訂軍事互助條約，當時蘇聯大使這樣說：「中國只有一個敵人是日本。蘇聯敵人絕不止一個，東方既有敵人，西方也有敵人，所以蘇聯絕不能隨便就向東方決定一個態度。譬說法、蘇協定，那就限於歐洲，並且是蘇聯被人攻擊的時候，才能生效。如今戰爭是在亞洲，已經不是法、蘇協定的範圍，再加上是蘇聯自動與中國訂協定，那就更不能以法、蘇協定的義務要求法國履行了。」這種說法，都不是沒有理由。可是當時輿論過於責備中國政府，不是說中國從前曾和蘇聯絕交，就是說中國曾經反共，失了蘇聯的感情，關於前一種說法，我們知道，國家結合，是根據共同利害，就算中蘇從前有過惡感，因為目前的共同利害，當然可以改變。法蘇從前不是也有惡感嗎？歐戰以後法國憤恨蘇

聯達於極點，爲什麼也會訂軍事協定？可見得說從前曾經絕交不能聯合蘇聯的話，不是真的理由，至於反共那更屬於中國內政，並且用不着詳細的再說明了。當時輿論界做出這番說話，不是責備中國政府而是使人對中國政府失望。中國政府正在爲抗戰建國而努力，有人以這種片面責備使人對政府失了信仰，這與抗戰建國前途是有很大的害處，因此有一部份同志看不過，才出來與他們辯論，這種辯論以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一二月間最爲激烈，但是這種激烈，又不免有些過分的地方。例如我們說，蘇聯因爲國際上的顧慮，不能專心致志用力在遠東，這個是事實而且蘇聯也這樣說，我們用這點來解釋，使人不致對中國政府有什麼誤會而致失望這是必要的。但是有人進一步評論到蘇聯的黨爭，評論到蘇聯的政制，甚至評論到蘇聯的經濟建設是不是言過其實。那就不只是必要，而且會引起蘇聯的懷疑與誤會了。這種懷疑與誤會，對於邦交是會發生不良的影響。因此之故，我們中央，曾經

對兩方面都加以告誡。一方面盼望我們顧到自己的立場，不要把中國政府的信用，無緣故的在民衆方面破壞下來，這種破壞是國家民族的損失，萬萬不可。同時一方面也不可對友邦發生惡感，這種惡感，會忽視了中國與蘇聯的共同利害，結果會弄得轉移了共同目標，這也是萬萬不可的。自經過一番告誡之後，我們感覺得輿論界的空氣澄清得多。例如張鼓峯事件發生，我們的輿論界就很心平氣和沒有什麼偏激的論調，我們固然期望蘇聯出兵，期望蘇聯不要顧慮太深，我們固然說明如果蘇聯縱容日本，不但日本對中國更加肆無忌憚，對蘇聯也不免終出於一戰的。這種說話，有限度而不失立場，我們對於這一段落的輿論態度很滿意，我們盼望大家對於這點認識清楚，再進一步使我們對英、美、法、蘇的關係，日日增加，從而達到由共同利害而出於共同行動的一天。

第三、對於德意

意國與德國對中國這幾年來的態度，大

概可分做三段，先就意國來說，從九一八起一直到侵略阿比西尼亞以前，意國對中國會表示好感，除了在國聯共同一致譴責日本同情中國之外，墨索里尼還特別對日本侵略行動公開加以反對，對中國友誼力謀增進，幾年之間，先後對蔣委員長表示許多佩服與同情的言論。二十二年春天，宋子文同志前赴歐洲的時候，意大利曾經退還庚子賠款，並且答應以退還款項購買軍火，這在中國埋頭準備的時候，不是沒有裨益。以上是意國侵略阿比西尼亞以前，意的關係。可以說是第一段。等到意大利佔阿比西尼亞，那關係就立刻轉變，而入於第二段了。本來在那時候意大利曾經力對中國說：『意大利與中國邦交素來敦睦，盼望中國不要贊助國聯決議，加入對意的經濟制裁。』那時兄弟適承乏兼外交部長，對這個問題屢次報告中央，並打電報與蔣委員長詳細商量過好幾次，當時蔣先生正在督師在外，到後來大家覺得國聯制裁意大利侵略行動，是和和平正義所應該的，中國沒有理由不贊成，

14376

並且替中國着想，如果贊成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那末有什麼理由去反對日本侵略滿洲？這在中國爲國際和平信義，爲中國本身利害，都不能不下決心。因此中國就贊成國聯對意制裁的決議，因此意大利與中國關係立刻就冷淡起來。從此以後，更轉入於第三段了，因爲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之後，得罪了國聯，冷淡了中國，那末他自己覺得孤立，就要另外找朋友了，日意的關係，一天天接近，結果意大利加入防共協定，甚至於承認偽滿，這就是中意邦交趨於惡劣的時候了。以上三段變化是很明白的，我們看了這三段變化之後，就知道中意邦交的變化，其責任不在中國，而且是無可如何的。

再說德國，也可分爲三段，第一段時期很長，可說在今年一月十六以前，德國對中國都是很友好的態度。我們知道中國軍火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從德國來的。有人說，這有什麼稀奇，我們有了錢還怕沒有地方買軍火？這句話是不對的，第一，我們那裏有許多錢？如果都拿

現錢去買軍火，我們今年抗戰決不會有這樣多的軍火數量。我們知道對於德國軍火多是以貨易貨，換句話說，就是用我們老百姓血汗所種出來的農產物，以及開出來的礦產物，拿到德國換取軍火，給我們武裝同志去用。德國是一個原料缺乏的國家，中國是一個需要軍火的國家。這種以貨易貨的辦法從前只有德國，現在加上蘇聯。第二，有時候就算有錢，也無處買軍火，譬如英法就是這樣，我們與他商量買軍火，他們說：「我們從前都是主張不擴張軍備的，那裏知道現在國際形勢大變，現在我們不能不積極擴張軍備，所以現在我們國內工廠所製造的軍火，要儘先供給我們國防之用，有多餘的才能賣給你們。」這句話就是說，有錢也買不到軍火，這樣看來中國從前與德國的關係何等重要，也可知道。除此之外還有顧問團等等，兩國既然有這樣密切的關係，邦交自然是好的。這是第一段。但是後來德國與日本訂了防共協定，雖然在訂防共協定的當時，德國曾經聲明這個協定不是對中國的，就

是中日戰爭發生以後，我們知道德國曾經屢次警告日本說：「日本不要忘記防共協定，將許多力量消耗在中國，」所以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中，德國在九國公約提議調停失敗以後，曾經自告奮勇來調停，也是根據這種思想。他一方面固然要與日本密切防共協定的關係，一方面也不願拋棄在中國的商務與邦交關係。但是調停無效，無效的原因，第一是日本屢次失信，第二是所提調停條件，與中國獨立生存有害，不是中國所能接受。所以德國調停終於失望。失望之後，自然冷淡下來。這是第二段。冷淡下來之後，德國想到兼顧中、日邦交，既做不到，就不能不決定一個舍彼取此的態度了，他終於決定袒護日本，離開中國，於是急轉直下的承認偽滿，入於第三段。

我們看了這三個階段之後，就能知道中、德邦交的變化，不是中國的責任，而且無可如何的事。

現在情況怎樣呢？就德意說，他還是與中國做朋友。中國也還是與他做朋友。但是這種

關係靠得住，靠不住有人說：德意既然可以承認偽滿，何嘗不會承認北平南京的偽組織？這句話實在不是無理的推斷。但是我們的邦交，是想阻止德意關係日日變壞呢？還是希望德意關係日日變好？據我想還是從阻止的方面好，因為抗戰的時候，與國唯恐其不多，敵國唯恐其不少，決沒有說，打了一個還不算還要從事打兩個打三個的，現在如果能用方法阻止德意邦交更加惡化，這種方法是國家的利，決不是國家的害。所以近來政府仍然派大使到德國和意大利的邦交也還是繼續着。這本來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但是對這種方針還有人生種種懷疑，第一，他們說是如果對法西斯國家關係不斷，對民主國家的關係就不會好的。這句話實在是毫無道理。現在所謂民主國家如英如法，如美如蘇聯，有和德意斷絕邦交嗎？為什麼他們要和德意繼續邦交，並且還要設法改善，而我們不能呢？第二，他們說既然德意承認偽滿，至少我們也應該和他絕交。這話在道理上是對的，但在事實上我們沒有和第二

個第三個國家絕交的的必要，我們何必一定要再多樹這樣多的敵人？第三，他們以為德意是法西斯國家，我們與他不斷絕關係，就有附和法西斯之嫌。這話太無理了。我們是有三民主義的信仰的，各國有各國的主義，各國政治經濟都根據着他自己的主義來處理。德意的法西斯和我們有什麼關係？第四，有人認為我們和德意不斷絕關係，那就為的以後好談妥協，這更是沒有理由了！九國公約也不是提議調停嗎？我們是抗戰的國家，並不拒絕調停。我們只要問調停條件，如果調停條件無害於中國的獨立生存，我們為什麼不可商量？如果調停條件有害於中國的獨立生存，我們為什麼

大武漢的外圍戰

——十月一日至十月十日

敵軍會對國內，對國外不斷宣傳，於中華

民國國慶節十月十日以前定可攻陷武漢，並

且於上月二十八日命舊漢口領事館員由上海至九江，一待武漢陷落，即趕往漢口復職。敵

接受，這種道理很平常，很明白，怎樣好拿德意的邦交併作一談。

因此之故，我們可說現在的外交方針，對德意要認清楚從前關係，要認清楚現在環境，我們就算不能積極改變德意外交，使他再和中國恢復從前好感關係，我們也想種種方法不要使他的外交會加變壞，至少變壞了其實任也不在我們！

以上所說的就是眼前外交的方針，這種方針是很平常的，說起來很平淡無奇，但是在抗戰建國的時候，這種方針似乎有繼續的必要，似乎有繼續向同志提出研究的必要，所以今天也借此機會對各位同志貢獻一點。

鏡如

方為要滿足他這一個狂妄的夢想，便在這個期內，集中全力，向我進攻。

在長江北岸，戰況最為劇烈者，為田家鎮要塞的爭奪戰。敵方是於上月二十六日開始進攻的，一方面用大隊陸軍，配合飛機大砲，向